



秀山人懂椿芽 他們才真知什麼叫“吃椿芽”

□ 盧郎

的姐夫是大隊教員，姐姐也在總場工作。當我們興沖沖將椿芽搬進屋，女主人目光一掃：“哎呀，你們扯了好多漆樹芽，這是不能吃的呀！”

原來，生漆樹與香椿樹外表差不多，發的芽不是內行根本認不出來。女主人重新篩選一遍，挑出了三分之一的漆樹芽。

秀山人吃椿芽的方法，我們在晚餐時開了眼界。

新鮮的椿芽切細，再打兩個雞蛋在裡面，攪打均勻後下鍋炒，這我們在重慶吃過，上桌就聞到一股山野的清新一股，誘人食欲。椿芽炒回鍋肉，我們就沒有見過了，紅紅的椿芽尖油汪汪的，清香撲鼻，回鍋肉也沾了椿芽的氣息，分外鮮香、腴糯。

接着上桌的是泡菜椿芽，如同重慶的跳水泡菜，上面撒了些花椒面，淋了紅亮的辣椒油，麻辣脆嫩中香味濃烈，越吃越想吃，越吃越麻辣，吃得滿頭大汗還不想罷嘴。好在主人家泡菜壇子裡多的是，吃完一碗，再抓一碗。

涼拌椿芽也很別致，將椿芽洗淨碼鹽後，女主人用手使勁搓揉，有的椿芽都被搓碎了，然後用手擠淨汁水，放在碗裡，倒入調味汁，再在碗的四周擺上切成片的皮蛋。味道酸甜微辣，如同涼拌側耳根味道。

而干椿芽蒸肉，就讓我們目瞪口呆。主人介紹，將新鮮椿芽晾乾、碼鹽，然後裝壇密封，吃時取出來切細，同肉蒸著吃。奢華呀，春之珍品做的咸菜蒸肉當然好吃，滑潤脆香，吃在嘴裡滿口盈香。

最不可思議的一道菜，上桌時我們都只是望著，沒一個人敢動筷。這是女主人從門外一只大缸裡撈起來的椿芽。撈時女主人對我們說：“將椿芽在沸水裡氽一水，然後連水帶椿芽倒進大缸裡，上面蓋一只筲箕，筲箕上

面壓一塊鵝卵石，水要將椿芽浸滿，吃時撈起來，擠干水分切碎炒來吃，可單炒，也可配葷菜炒。”

女主人撈時，我分明看見，那浸泡的水都濃稠了，散發出一股似臭的豆腐乳味。女主人見狀笑了：“曉得你們怕，我專門用清水洗了的，尝尝，好吃得很。”就用筷子夾了一點，放在她弟弟碗裡。她弟弟猶豫一陣，夾起放進嘴裡，點頭對我們說：“好吃，可以吃。”

這菜炒時放了些干紅辣椒，加了些瘦肉碎，我大起胆子嘗了嘗，酸酸脆脆中裹著一股糊辣味，很是開胃。但一想到門口那只水都濃稠了的大缸，再也不敢吃了。

席間，我們得知，秀山周圍多香椿樹，有些家庭準備得多，可供一家人吃一年。

翌日一早，我們就出發到了秀山城。果然，逛街時，發現不少人家的門口都放著一只大缸，缸的上面是筲箕，筲箕上面壓著鵝卵石，不用說，下面浸泡的是椿芽了。

一晃這麼多年了，不知現在的秀山，還有那麼多椿芽樹嗎？還有那些椿芽做的菜肴嗎？

(作者單位：重慶古川菜研究院)

市內超市、農貿市場隨處都能見到椿芽的身影。

重慶晨報記者 楊新宇 攝

那年，是1977年的4月。我們到秀山拉肥皂，我作為修理工，隨車。

那時的路難走，出涪陵就是白馬山，記憶中滿眼林木森森，望去全是綠，綠中密布的杜鵑花鬧得滿山火紅一片。

臨近秀山，公路邊的山坡上，不時出現一些香椿樹，隨車的會計提議：“今晚住水銀礦，我們摘些椿芽，到我姐姐家做來吃。”於是走走停停，在公路邊採摘椿芽。到了水銀礦，已採了五六斤椿芽。

水銀礦是個勞改場所，離秀山約二十來公里。會計

長江邊上朱楊溪 成渝鐵路第一港

□ 袁風冰

江津往事 尋踪

主辦單位：重慶晨報副刊部 重慶市江津區作協

這是長江邊的一個小鎮，人們叫它朱楊溪，地處江津區西部，長江的北岸。每年春節回老家的時候，乘坐重慶至內江的慢車，也就是綠皮火車，其中就經過朱楊溪站，列車在這裡只停靠幾分鐘。小小的站台上，擁擠著有扛著大包小包的返鄉人，或是外出的打工人；有背上背著行囊，懷裡抱著嬰孩，甚至手裡還牽著一個的遠嫁女人；還有背井離鄉的莘莘學子……看著熙熙攘攘的人群，聽著道別、呼喊、尋找……此起彼伏的聲浪，覺得駛往家鄉的綠皮火車，速度很慢很慢，停靠在每一個小鎮的站台，迎來送往著滿身的疲憊和渴望。

據《朱楊鄉志》記載，20世紀80年代，朱楊境內僅有一條主公路，村社間通行只有幾條石板路和泥巴路。1953年隨著成渝鐵路的開通，這裡設了朱楊溪火車站，所屬成都鐵路局，離成都站380公里，離重慶站124公里。從成都南下到貴陽、廣東、廣西，以及東進到上海、杭州的特快、直快、普快列車等每天數十趟經過、停靠這裡，流動旅客上千人，每到春運高峰期，更是客流量劇增，甚至一票難求。朱楊溪火車站是長江上游與成渝鐵路交會的第一港，長江和成渝鐵路在此邂逅，相伴而行，朱楊鎮因此成為了成渝線上重要的水陸碼頭。雖然只是一個三等小站，但它卻是輻射周邊的樞紐，朱楊鎮上游的合江、瀘州、習水、赤水等地的客商、貨物都要先在朱楊溪站集結，再經成渝鐵路到達各地；火車拉來的玉米、小麥等貨物，也是在這裡通過水路轉運出去。一艘艘南來北往的輪船和一系列滿載的火車在這裡匯集，小鎮上橫穿過街面的鐵軌，在陽光下鏗鏘發亮，不遠處祖定寺的鐘聲蹣跚點回蕩在江面，火車過境時人們的等待，似乎更多的是期盼，期盼著家人平安歸來，期盼著列車為小鎮帶來繁盛。

朱楊溪火車站，一個老成渝線上的小站，一個長江邊上的老站，駛過了滾滾的輪車，陪伴著南來北往的江輪，蜿蜒的鐵軌依偎在江畔，把曾經的故事沿線找尋。

在改革開放初期，利用朱楊溪火車站的優勢，國營紅



朱楊溪火車站

光川順轉運站應運而生，原屬國家第五機械工業部（即兵器工業部），是一家三線建設軍工企業。始建於1966年9月，1972年竣工，是當時全國兵工系統最大的航運企業，承載著國家重點能源企業——瀘州天然氣化工廠、赤水天然氣化工廠等所需物資的中轉和儲運任務。它不僅擁有自己的鐵路專用線，還有固體危險品碼頭、液體化工品碼頭等四個碼頭，以及化工危險品庫房和儲罐。隨著貨運量的不斷增加，修建了由車站通往碼頭的絞車軌道，配備了絞車，減輕了人工裝卸的壓力，碼頭上有10多座高聳的裝卸吊塔和鐵駁趸船。江面上滿載糧食、化肥的輪船晝夜穿梭，街上人流如織，旅店、飯館鱗次栉比，晚上依然燈火不歇。據說，這裡往來運輸的化肥、液體氣、糧食等物資超過碼頭吞吐量的50%。

隨著鐵路優勢逐漸被高速公路取代，2000年後，老成渝鐵路逐漸退出歷史舞臺。2017年，朱楊溪火車站不再辦理其他客運業務，目前僅存往返於內江與重慶之間的綠皮火車經過、停靠，曾經充滿烟火氣的綠皮火車有了年代感。每天兩趟的綠皮火車列車還是會準時進站、出站，但車站內的售票處、存包處已經不開門營業，檢票口也不再檢票，只有站台幾乎沒有什麼變化。火車進站後，身著制服的乘務員打開車門，放下梯板，零零星星的旅客和當地人直接上車，車廂內空余著許多座位。列

車行駛一會兒後，便有乘務員來賣車票了，干淨整潔的車廂內除了少了乘客的喧鬧，我總感覺還少了些什麼。“媽媽，我要喝可樂！”旁邊孩子的話音讓我恍然大悟，原來少了瓜子、花生、礦泉水的叫賣聲，少了站台上的江津老白干、江津米花糖、江津廣柑的吆喝聲，少了那份濃濃的烟火氣息。

小站依然承載著人們的起點與歸途，只是行駛著的已是記憶旅程。伴隨著有節奏感的車輪聲，再也回不到流逝的歲月……

走過空蕩蕩的貨場，聽著腳步的回聲，陽光從柱子間斜射進來，角落裡的石獅墩上依稀可見“朱楊運輸站五絞車道”的字樣；枝葉茂盛的小葉榕，樹干和根布滿了庫房的紅磚圍牆，已牢牢地抓住磚塊；職工宿舍的窗台上，放著一雙被遺忘的白球鞋；沉寂的信號燈、千瘡百孔的枕木、鏽黃的鐵軌交錯延伸；塔吊像凝固似的矗立在絞車軌道盡頭，鏽迹斑斑的平板推車、鋼絲繩默默地停滯在荒草里。跨越七條絞車軌道的人行天橋，兩端階台上的野草快有一人高了，刺藤纏繞著再也無法通行，橋邊“行人走橋上”牌子上的字迹依然清晰可見，被雨水沖刷後的紅色水漬，仿佛歲月留下的淚痕。

我們穿過橋下荒蕪的車道，眼前是一棟陳舊的兩層農家小樓，古式的琉璃瓦屋頂，一扇暗紅色的大門上掛著“老站旧巷民宿”招牌。聽說老板並不是朱楊人，他曾經是長江上跑船的船工，以前常常隨貨船在這個碼頭停靠，退休後便租下了碼頭邊的這座小院，為了自己的那份情懷選擇了這裡。我們坐在院子裡，喝著茶，擺著龍門陣，崔老師一時興起還拉起了二胡，小院裡飄起悠揚的樂曲聲，伴隨著祖定寺響起的鐘聲，江水泛起層層漣漪，流淌著小鎮的新舊故事。時光修補了記憶，沉淀出美好。

進入新時代，朱楊鎮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。這個曾經商賈雲集的小站，這個曾經川流不息的黃金碼頭，這個曾經熱鬧非凡的小鎮，是攝影師鏡頭下的濃濃鄉情，是《忠公八犬》的取景地，是人們記憶之旅的歇腳點。如今，它與永川長江大橋、重慶三環高速公路相鄰，一個既有“高顏值”又有“內在美”的水陸碼頭小鎮重新屹立在人們眼前，鄉村振興、奮進新時代的美麗畫卷，已徐徐展開。

(作者係重慶市江津區作協會員)